

香港·严沁经典名著

晨星



香港·严沁经典名著

晨 星

香港·严沁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晨 星

——严沁经典名著

(香港)严 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202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07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册

*

ISBN7-5059-1958-X

定价: 7.80元

1 • 1376

“严沁经典名著”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

严沁创作经年，作品逾百，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广播故事，倾倒过无数读者。

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对众生世相，刻画入微，教人颠倒迷醉。

“严沁经典名著”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也是她非常喜欢的。

——出版者 白

寒流南下，冷锋盘旋，大地显得特别萧瑟，今年冬天比往年都长，都冷！

冬天是个现实的季节，它把贫富之间的悬殊，毫不留情地分别出来。窗内锦衣美食的欢笑，和窗外瑟缩墙角，互相依偎取暖人们的悲凉，是个强烈的对比。北风呼呼地吹，它一点也不怜惜那些穷孩子。

舒可宜弯着腿，缩着膝呆坐在床角，地上有她简陋的行李。明天，她将回到台北的学校，去完成她最后一学期的大学课程，可是，那一笔为数不多，却拿不出来的学费，至今尚未张到！

天都快黑了，父母都还没回来，每个学校都快开学，家家户户都在为子女的学费发愁，尤其在这杂乱的，狭小的眷区里，哪一家能借钱给他们？妈妈一定又是去找那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放高利贷的王太太了。

可宜从床上站起来，慢慢开了灯。她讨厌冬天，冬天就像那可恶的王太太。门响了一下，她的妹妹舒守璇冻得脸青青地走了进来。

姐妹俩默然对望一眼，不需要再说什么，还有比“穷”字更简单，更容易了解的吗？爸妈去张罗学费，姐姐在家苦等，这种情形守璇自小看惯了，不值得费唇舌去问，没有钱嘛，还问什么呢？

灯光下，可宜是美得那么夸张，那么尖锐，那么夺目，任何

男孩子会在第一眼就爱上她。她那飞扬着有些跋扈的眉，那分坚定但十分柔媚的眼睛，水汪汪的。挺秀的鼻梁，薄而灵活的唇，尖尖的下巴，白里透红的皮肤，中等身材却十分苗条，姿态，风度，气质都很高雅，给人一种法国第一流模特儿的感觉。广东人的深轮廓使她有些像混血儿，一股逼人的气势从她上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发出来。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不生长在这里，这肮脏的，杂乱的眷区里！

守璇和她十分相像，简直像到毫发，若不仔细分辨那绝相反的气质，她们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守璇没有可贵的尖锐，夸张夺目，她是沉实的，内涵的，收敛的，姐妹俩站两个不同的尖端或者这与她们的个性有关

守璇是个内向型，安静，脚踏实地的女孩，她永远不幻想不造梦！她不爱虚荣，她从不以为上帝或父母给予她美好的外貌有什么了不起。可宜不同，她早熟，她满脑子幻想，她梦想有一天会做皇后——她喜欢高高在上，她喜欢受人奉承，她极不满意眼前的境遇，她发过誓要改变它——她能做到，一定能，因为她除了美丽，她还聪明，十分的，绝顶的聪明！

守璇到后面小厨房生火煮饭，煤球的烟雾，一阵阵冒来，在里面怎么受得了？可宜是忍不住了，她从来不愿做家务，守璇——这比她小四岁的妹妹，总是那么沉默地干这些工作。

“守璇，你不怕呛？”可宜在厨房外问。她内心十分爱妹妹，只是她不愿意说出来。

“惯了，姐，”守璇平淡地说，“你坐一下，很快就好，你明天就要去台北——”

“是吗？”可宜自嘲地笑。“一毛钱都没有！”

“你放心，妈一定借得到的，”守璇好懂事，“这是你最后一学期，爸的薪水可以每个月抽一点去还！”

爸的薪水！可宜沉默而无奈地摇摇头。那薄薄的饷袋，维持一个家庭已捉襟见肘，还说什么还债？

国家艰难的过渡时期，待遇菲薄原也是不得已，为什么有那么多项开支呢？

竹篱笆在响，爸和妈回来了。

“爸，妈——”可宜迎上去，下面的话却冻结住。

从妈妈的脸色，她已能了解一切，难道连那个吸血鬼王太太都不肯借？

苍老的舒太太叹一口气，叹息声音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辛酸？

“别担心，我——晚上再去听回音！”她说。

可宜忍了忍那失望和难受的情绪，她是坚强的，没有什么能打倒她，是的，什么都不能！即使连一毛钱都没有，她明天也会去台北，她不能放弃这最后的一学期，她知道，这是她凭着向上爬的梯子！

舒子笙默然地回到屋里换衣服，对于这种情形，他十分惭愧，十分抱歉，可惜他无能为力！钱是什么？真能逼死人嘛？

天已全黑了，昏暗的灯光下，舒太太帮忙把晚餐端出来，一家四口围着方桌坐着，空气显得出奇的沉闷，大家都是心事重重！

吃了半碗饭，竹篱笆外面的门铃响起来，可宜迅速地站起来，她有预感知道谁来了！

推开门，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咬着牙根冲进寒风，竹篱外是她熟悉的修长影子。

“刘恺，怎么来得这样晚？”她示意他进来。

“有一点事，”刘恺声音很低沉，很老实，“你——能不能现在出来一趟？”

“有事？”她问。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你一直说想吃沙茶牛肉，我请你！”他说得很豪气。

“你——有钱？”她意外地。

“去吗？”他不置可否。

她想一想，餐桌上那少量的便宜菜蔬怎能跟沙茶牛肉比？尤其在这冷天里？她扬一扬头。抛开烦恼及时行乐才是真的，学费的事留待明天再想！

“你等我穿件外套！”她转身进屋。

三分钟，她又出来了，身上多了件已经很旧的太空衣，她毫不在乎地关上竹篱笆门，与他并肩而去！

出了眷区，他们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街道上的汽车行人，还有那些令人兴奋的灯光，使她整个人都振奋起来，把手插到他臂弯里，紧紧地靠着他。

他不算漂亮，瘦瘦的，高高的，年纪并不大，顶多二十三岁，眼睛很深，很黑，很有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眉宇间的那一抹坚毅之色，那是同年纪男孩中少有的。他看来很懂事，很细心，他是属于那种智慧型的。他和可宜是青梅竹马的朋友，一同上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同住眷区，他的家境也不好，但是，他总是想办法帮助可宜，对她，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你妈妈知道你又来找我？”可宜仰望着他，那张美得惊人的脸就在他面前晃，他心中一阵波动。

“她其实并不反对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一向就好，”他笑一

“她只是说你太美——何况，反对也没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太美也是罪？”她扬一扬眉。

“不谈这个，明天一起走？”他问。

“我的学费还没弄好！”她耸耸肩，她从不瞒他的。

“我听你妈妈说起，”他皱起眉心，“我就是为这件事找你
来。”

“有什么用？你又没钱借给我？”她不在乎地。他们已走近
家沙茶牛肉店了。

他笑一笑，不置可否地带她走进饭店，叫好了火锅，选好
类和蔬菜，才慢慢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

“这里有一千块钱，你先拿去用！”他低声说。

“你——”她睁大了眼睛，她不能置信，他跟她一样穷。“这
你的学费？是吗？”

“不是，你——别管，你拿着，”他诚挚的把钱塞到她手里，
吃完饭去告诉伯母，别去找放高利贷的王太太了，到了台北
还能再给你些！”

“不，刘恺，我不能拿你的钱。”她坚持着不要，她虽爱虚
，但不贪心，她不愿连累刘恺。“除非你能证明这不是你的学
！”

他再笑一笑，笑得真诚极了，他是个固执又死心眼的男
，他无法忍受可宜拒绝他的帮忙。

“看，”他打开皮夹，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放在那儿，“这才
是我的学费，你放心拿去吧！”

她犹豫一下，她说不出心里的感激，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能及时伸出援手，何况他并不富有，这笔钱——算了，别想，也
问，接受就接受，以后想法子报答他就是了，他这种人绝不

会有不正当的钱!

“那么，——我以后会还你，”她轻声说，“我不说谢谢，你会明白我的心!”

“可宜，”他握住了她的手，眼光炽热，跳跃的火花，“别想着还的事，我们俩——还分什么彼此!”

“好!”她爽快地笑起来，摔一摔头发，她的烦恼摔开了。“我听你的!”

火锅里熊熊火焰染红了她的面颊，眼中的光芒盈盈流转，她像一个发光体，浑身散发着引人的青春光芒与活力，她照亮了四周的所有人。男人的眼光是羡慕，女人的眼光是妒忌，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场合，她不用出一声，自然会成为全场的中心人物。她看着对面的刘恺，这老实而深沉的男孩掩不住眼中的感情和醉意，他爱她，她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她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他就爱上她，沉默的，用心灵去爱，她呢？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爱不爱他，只是，她满意于他的爱!

“别呆呆地望着我，走了吗?”她爱娇地。

“哦!”他振作一下，付了钱，挽着她走出饭店。

不知怎的，面对着她，他觉得仿佛全身都在燃烧，他简直控制不住那股狂热的感觉，他想亲她、吻她、搂他、抱她，但是他不敢，他们之间是纯洁的，他们最多手牵着手，他不敢冒犯她，在他心中她是女神，压抑自己是多么痛苦的事?但他情愿，他可以等，他愿意等，总有一天她会属于他，完完全全属于他!

“又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心眼儿太多!”可宜说。

“我在想回学校的事!”他支吾着，他不能说出心中所想的。“还有毕业以后的计划!”

“不必想得那么远，我明天能安然度过就行了!”她说：“不

过——刘恺，我告诉你一件事，明天离开新竹之后，我永远不再回来！”

“为什么？怎么回事？”他摸不着头脑。

“二十年，我住怕了那鬼眷区，”她摇摇头，再摇摇头，“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一份新的生活！”

“这儿有你的家人！”他提醒着，他从来没想到永远不回来的事，虽然他也怕了那环境。

“我会接他们出去！”她扬一扬头，充满信心。

“你不是也想得很远？”他反问。

“错了，这不是想得远不远的事，这是我的梦，造了十几年的梦，”她摇头，“我根本没想过毕业了要做什么，可是我有信心，我一定能接他们去台北！”

“别希望得太高，免得失望更大！”他说。

“别担心，失望永远打不垮我！”她伸一伸手，“我是在失望中长大的！”

他看着她，有些激动，她那句话是多少痛苦的经验堆积起来的？失望中长大的女孩？多令人心酸的一句话！

“别提那些，明天一早我陪你去买车票！”他们走入眷区，围绕在他们四面的灯光消失了。

“几点钟的车？”她习惯地抬高他的手。她一直没有一只手表，而他在半年前接到美国舅父寄来的一份礼物，那是一只全新的亚米茄表。

手腕上是只旧的，泛黄的，古老的表，是他戴了十几年，还是他父亲用过再转给他那只表，她呆了一下，怎么回事？那只亚米茄呢？

“你的表——”她掩住口，不使自己再说下去。她完全明白

了，她不笨，平日连一元、二元都要计算一下的他，今天怎会突然阔起来？那一千元，那一餐沙茶牛肉，她的心扭紧了。“你——卖了它。”

“不，当了！”他平静地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得见他平静的声音，十分平静。

“你——不该这么做的！”她深深吸口气。

“只是一只表，不是吗？”他毫不在乎。她突然记起了他当时收到这份礼物时的狂喜，他真能不在乎？“它比不上你前途的万分之一！”

“刘恺——”

“我懂得你的意思，别担心。”他温和地拍拍她，他那沉沉重重的感情，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回台北多当两个家教，一个月就赎回来了！”

她不说话，继续往前走，她有一种感觉，她不该拿这笔钱，她说不出为什么，似乎——她对刘恺将永远无以为报，她会永远负下这笔债——

“我不能拿你的钱，刘恺。”她慢慢地，小心地说。她了解他的脾气，他主观又好强，不能伤他的自尊，穷孩子的自尊心比别人更强。“我们只是——朋友，万一将来我无法还你，那——”

“够了，”他挥一挥手打断她的话，“我们是朋友就够了，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来吗？”

她摇摇头，他说得很好，可是她仍觉得不该，刘恺的意思好明显，他说他们该不分彼此，他暗示着什么，对吗？但——那可能吗？她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关连！明天要缴学费，算了，¹⁴他去想吧！将来，她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报答他的！

“将来我一定要——”

“报答，是吗？”他握住了她的手，这是他最大的安慰，他能清清楚楚地感到她在他身边，清清楚楚地存在。“再说一次我就不饶你！”

她不说了，心里记住也是一样。她裹紧了太空衣，回家了，妈妈知道她已筹到学费会是张怎样兴奋的脸？那张缺少营养，饱经忧患的脸，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笑容呢？

站在竹篱笆外，他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也不走，只那样深深地，痴痴地望着她，他——要做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过，他眼中跳跃着什么？令人有窒息的感觉，他——不是生病吧？

“刘恺——”她疑惑地，关心地。

“可宜，”他的声音干涩得困难，“这件事希望别再提起，你只要知道我——爱你！”

他掉头就走，几乎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她的反应那么快，她跳起来追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刘恺——”她叫。她心中好乱，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住他，在她生命中，他第一个说爱她？或是因为——对钱的感激？她分辨不出，她只是抓住了他，在他转身的一霎那，重重地短短地吻他一下，反身逃进竹篱笆。

这短暂的一霎那简直像梦，一个五彩缤纷的梦，那完全不像是真实的，她——吻他？她也爱他的，是吗？

刘恺足足呆站了五分钟，才从迷糊、狂喜中回过神来，可宜早已失去踪影，但——那小屋里的灯光，那参差不齐的竹篱笆，那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可宜，那使他神魂颠倒的女孩子，竟主动的吻了他，那绝对是真实的！

他心中充塞得满满的，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那是满足

感激的笑容。他自认配不上可宜，可宜太美，美得令他自惭。她真的该是公主，该是皇后，像那被美国人捧得只有天贾桂琳，远比不上可宜，可宜该有个王子来配，是的，一但是——是他吗？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王子，造梦都

“刘恺，刘恺，你走了吗？”可宜的声音从窗口飘出来。“妈妈让你进来一趟！”

他连忙振作起来，他不能让他们看出他的失神。推开竹篱笆，他迅速走进小屋。舒太太正站在门边等他，她手上握着那一叠的钞票，脸上的感激神色令人难受。他吃了一惊，原来叫他进来是为了这个？他怕这种场面，他从来都不想谁感激他的。

“舒伯母，你叫我有事？”他垂着头，既不敢看舒太太，更不敢看可宜。

“刘恺，我真不知道说什么。”舒太太干瘪瘪地说：“你为可宜所做的，我们全家都会记得！”

“伯母，别说这个，我——要回去了！”他转身欲走。

“慢着，”舒太太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臂，“你和可宜从小是好朋友，你对可宜好我们也都知道，”停一停，慢慢又说，“我希望你们一直好下去，懂吗？孩子！”

“伯母，我——”刘恺的脸胀得通红，这种话再蠢的人也会懂，只是——他希望不是因为这一千块钱的关系！

“在台北多照顾可宜，一个女孩子在那儿总不大方便。”舒太太又说，他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他明白，她绝不是为了那一千块钱，她是真心的。“我把可宜交给你了！”

“我会尽力，伯母放心！”他说。

“那——没事了。”舒太太说：“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你们都得走！”

“好！”刘恺偷看一眼可宜，转身就走。“再见！”

屋外的寒风似乎已停止，他再也不觉得冷，走起路来的步伐也那么轻松，为什么？

舒太太已把可宜交给他，“交给他”，是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又笑起来，似乎，他又朝目的地迈进了一步！

× × ×

规则，平板的日子像一弯溪水，悄悄地就溜过了，等可宜警觉到要抓住它的时候，已到了学期的尽头。

这一学期过得实在太平淡了，除了上课，下课，吃饭，睡觉之外，连一件稍微值得回忆一点的事都没有。要毕业考的布告贴出来了之后，她才发觉，她终于要毕业了！

许多同学在谈论出国，谈论就业，她全不关心，她根本不想出国，出国有什么好？国内还没有苦够？她可不愿意出国受洋罪，端盘子、洗碟子，读文科的出国，真是最佳勇气奖！就业，她一点也不担心，一个月前她申请了一家航空公司，三天之内就约她面谈，那个洋派十足的人事经理呆呆望着她的神情，她知道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了，果然，昨天她收到让她毕业了就去报到的通知，不是吗？她知道她能成功，只要离开学校，只要离开那个鬼眷区，她想她能得到全世界！

她躺在床上，台大的女生宿舍又乱又狭小，她真不明白四年来她是怎么忍受的，忍耐吧！再过半个月，一切都会不同，她永远不会再回这鸽子笼似的地方。

两个工管系的女孩子低声在谈着，她们的声音很小，可宜却听见了，她们不谈出国，不谈就业，却谈起不为可宜重视的

毕业舞会。她们从衣服，鞋子说到发型，又从舞伴说到最新的舞，好像这次舞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参加的都是全世界的王公贵族一般！

“我姐姐从美国给我寄来一套礼服，我嫌它太老气！”瘦的那个说：“你知道我姐姐拿到博士还不结婚，一个标准的老古板！”

“我托人在菲律宾带了一套波萝丝衣料，纯白的绣着浅蓝花，我还没想好样子，我要送到中山北路那家法国时装公司去做！”带隐形眼镜的说。

“鞋子呢？我听人说第五街的不错，就是贵一点！”瘦的又说。

“就第五街吧！考完毕业考我们一起去！”另一个说！

可宜翻一个身，这对她简直是个威胁，她有美好的前途，一个月后她就能拥有她们现在所谈的，美国的礼服，菲律宾的波萝丝，第五街的鞋子，但是，目前——她多渴望现在已是一个月之后，或者，她能现在开始睡，一个月后再醒，能有人为她抽去中间的一个月时间吗？她也渴望能成为毕业舞会中最美的皇后，可是，她没有钱，皇后不能穿一件旧衣服赴宴的！

她开始烦恼了！

“舒可宜，你不参加毕业舞会吗？”带隐形眼镜的突然问。她叫林泳莲，听说有个很漂亮的男朋友。

“我该不参加吗？”可宜冷冷地，没好气。她倒不是因为泳莲谈衣着，鞋子的事，主要的，可宜有个怪脾气，她不喜欢跟女孩子打交道！

“你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瘦瘦的陈菲也说。

“你比我自已还清楚！”可宜从床上跳起来，胡乱地抓了一

下头发，她预备离开宿舍。

咏莲和陈菲对望一眼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事实上，她们都喜欢可宜，可宜功课好，人又漂亮，是台大男孩子口中十大美人之魁，可惜她总是那么冷漠，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她们都不明白，可宜孤立自己，不交朋友的生活怎么过？

可宜也不是没有朋友，相反的，她有许多朋友，那都是男孩子。每个男孩子都喜欢她，愿意接近她，在男孩子面前，她又风趣又大方，活泼又热情，只是，她很聪明，除了刘恺，她和每一个男孩子保持距离。

刘恺每星期六都来找她，从远远的木栅政大，骑着脚踏车风雨无阻地来。刘恺功课很好，是政大外交系的佼佼者，政大许多女孩子都欣赏他，他完全不理不睬，他心里只有可宜。

可宜走出宿舍，阳光好强，她眯着眼睛望一望，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影子，没看错吗？今天不是星期六，刘恺怎么会来？

“刘恺！”她挥挥手。心中突然有个奇怪的感觉，每次她在有急需的时候，他总是及时而来，这一次——“今天怎么会来？没课吗？”

“停课了！”他走到她面前，低声说。他不是那种哇啦哇啦的男孩。“就快毕业了！”

“我们也是！”她用手掠一掠脑后的头发。“宿舍里好烦，待不下，出来走走！”

刘恺望着她，她脸上明显有些烦恼，是什么？毕业的前途？

“你有心事，对吗？”他们并肩走进傅园，自然地。

“没有，”她摇摇头，“你的脚踏车呢？”

“怎么关心起脚踏车了？”他笑起来。“我情愿你多关心我些！”